

鲁 荻

“圣战者”的覆灭





2 034 8837 8

“圣战者”的覆灭

鲁 荻



文化艺术出版社



2 034 8837 8

“圣战者”的覆灭

鲁 荻

*

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前海西街17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文字六〇三厂印刷

*

开本 787×1092 毫米 1/32 印张 19 字数 393,000 插页 2

1985 年 8 月北京第一版 1985 年 8 月北京第一次印刷

印数 00,001—65,500 册

书号 10228·153 定价 2.80 元

143
143
143

—

清晨，威尔逊路小教堂里，主日弥撒正在举行。

这是一九四八年复活节前夕。教堂里显得那么肃穆、阴森，耶稣蒙难所带来的悲哀，使教堂里失去了光明和欢乐。圣母玛利亚的和耶稣蒙难时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圣像，全遮上了紫色的帷幕；烛火是黯淡的，一切显示欢乐的色彩全蒙上了一层尘土，明媚的春光也被禁闭着的百叶窗关在了窗外。教友们被这沉郁而肃穆的气氛所感染，他们象参加葬仪一样的悲痛而寡言，彼此间的友谊仿佛已被忘却，一时的悲哀似乎使他们忽然变得那么陌生，那么淡漠。

今天的主祭是金泽林神甫。金神甫在教友中有着极高的声誉，他被教友们信任和尊敬并不是偶然的——一九四五年七月，他刚刚升任司铎，在一次宣讲天主教义的时候，他预言统治这个城市的日本人将要被另一个统治者所替代，新的统治者的到来，将会使人间象天堂一样充满幸福和光明。虽然这个预言，在新的统治者国民党和美国军队到来之后，并没有如大部分教友所期待的那样得以兑现，但是有一部分教友还是由于他的启迪，疏远了与日本人的关系，藏匿了与日本人合作时的财产。当新的统治者到来之后，这些教友又通过金神

甫与国民党的接收大员建立了联系，因而避免了一场劫难。因此，当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，金泽林的声望一下子变得几乎象教区主教那么荣耀了。以后，一九四六年在一次宣讲时，他曾为国民党军队占领共产党据为首府的张家口做了胜利的祝愿，并预言共产党将继续失败；一九四七年他又为国民党军队占据延安做了盛大的庆祝弥撒，并进一步预言共产党即将被全部消灭。这些预言和祝愿都曾一度激动过不少教友的心，教友们称颂金神甫象耶稣一样先知。但是今天，距金神甫预言的共产党即将被消灭还不到一年，国民党军队却一溃千里，全线败退了。就在耶稣蒙难斋期以前，石家庄被共产党的解放军占领了，战争已渐渐临近了这个城市。国民党在经济上掠夺人民财富的金元券风潮还没有平息，城市的人民就已深深地陷入于饥饿和混乱的苦难中了。

教友们的心是烦乱的。当弥撒开始的时候，他们望着在祭坛上诵经的金泽林神甫，希冀着他能在这混沌的时刻，为他们指出一条明路。但是教友们感到金泽林神甫不同于往常——金泽林过去圆润的象银子般纯净的诵经声，今天竟然会变得那么凄楚而嘶哑，颤抖的毫无节奏的声音，失去了感人的韵律，象哭诉一样地在教堂的穹顶回荡；瘦削而苍白的脸上失去了以往肃穆而神圣的风采，蒙上了一层忧愁、焦虑的阴影，只是那两只细长的眼睛还显得那么诡谲而狡诈。教友们绝望了，他们所希冀的金神甫能对当前时局做一次来自天主意旨的预言，终于成了泡影。

金神甫确实和教友们一样已失去了主宰。他茫然地把一块象征耶稣圣体的麦饼，放到最后一个教友嘴里的时候，虽然

唱经班赞美圣餐的歌还未唱完，最后一遍赐福的经文还未诵读，他便突然结束了弥撒的仪礼，跪在了祭坛中央，两只手颤抖地伸向教堂穹顶，自胸中发出了一声凄厉而绝望的喊叫：“主啊，救救这些陷入苦难中的孩子吧！”然后，颓然地耷拉下脑袋。

金神甫这突如其来的行动，立刻引起一片混乱。陪祭神甫李云升惊慌地在身上画了个十字，不知所措地摊开两只手，惊呆在祭坛边上。教友们一下子全都跪到了地下，茫然地望着象具幽灵一样的金神甫。

“可怜的孩子，我要留下你们，这是圣母玛利亚的启示。”金神甫站起来，望了望逐渐平静下来的教友说：“可怜的孩子，当你们领取了圣餐之后，你们的灵魂得到了安慰，基督的圣体，使你们免除了灾难。但是，你们知道天主是怎么想的吗？约翰福音里讲道：‘天主非常爱这个世界，竟至舍弃了他唯一的爱子，使世界由他而得救。’天主为了救赎罪孽深重的子民，做出了伟大牺牲，你们能够想到他的悲痛吗？当你们含着圣体的时候，你们的心是欢乐的，基督受难的肉体，使你们得救了。但你们是否想到，当天主在天堂的神座上俯视着我们的时候，你们的欢乐只能引起天主更大的悲痛吗？至高无上的主啊！宽宥这些愚昧的子民吧！他们只看到眼前的欢乐，看不到将要降临的灾难，这是多么可悲啊！”

金神甫的宣讲戛然而止，教堂里一片死寂，只有祭坛上的蜡烛突然伸长的火焰，象魔鬼的舌头舔着祭坛帷幕上的流苏。教友们瑟缩在黑暗里，恐怖地望着幽灵似的金神甫。金神甫默默地闭着眼睛，他似乎已敏感地听到了教友们由于恐惧而

搏动着的心弦，他知道自己的宣讲已经使教友们愚昧的心倏然皈向了天主。于是他接着说：

“魔鬼就要降临了，可怜的孩子，你们知道，共产党这个恶魔已经踩在我们天国子民的门槛上了。维都斯拉河的惨剧即将在这儿重演，那将不是一个十字架钉着一个基利基督，而是千万个十字架钉着千万个天国的子民。魔鬼们要用天国子民的白骨铺平通向地狱的大门，他们要用天国子民的鲜血酿成的美酒，来欢庆他们的胜利。

“无上的主啊！赦免你忠诚的纯洁的孩子吧。

“我的孩子们，共产主义恶魔的到来，将使你们的儿女们供他们驱使和享乐；天国的子民，将沦落如牛马；你们的财产将成为满足他们私欲的财富。他们共产共妻！世界将成为一个魔鬼的世界，永远看不到光明和幸福。”

金神甫的预言，在教友们面前好象展现出一幅血腥的沦入地狱的恐怖的图画，教友们绝望地喊叫起来：

“天主啊，赦免我们的灾难吧！”

“圣母啊，惩罚那些恶魔吧！”

.....

教友们的恐惧和绝望，使金神甫感到一阵欢愉。金泽林的蛊惑和煽动奏效了。他认为时机已经成熟，于是他突然站起来，高高地举起十字架，两眼炯炯有神地望着教友们，声调高亢而激昂地接着说道：

“圣母的孩子们，你们感到绝望了吗？你们感到悲哀了吗？难道你们忘记了天主的教诲了吗？当耶路撒冷被邪教徒污秽的血污染了的时候，当耶稣被钉在加尔瓦略山上十字架

上的时候，天主的心是镇静的，天主并没有因魔鬼的残忍无道而失去救赎世界的信心。天主教诲我们，对那些善良的但是愚昧的人，要以耶稣救赎人类苦难的精神去感化他们；而对那些使我们失去了光明和幸福的恶魔，要用我们手中的长剑去战胜他们！

“把魔鬼赶到地狱里去吧！这是天主赐予我们的权力！天主永远佑护着我们。天主的事业是正义的，为了天主的事业，天主会赐予我们勇敢和智慧！让我们举起基利基督神圣的旗帜，荡尽那些嗜杀成性的、共产共妻的恶魔！

“让我们一同膜拜上苍万有的主，至上的主，阿门！”

金泽林半眯着眼睛，瞥了一眼跪在祭坛下的史密斯太太和她的干女儿饶丹梅，突然地高喊了一声：“维都斯拉河畔来的圣者，会救赎这个悲惨的世界的。阿门！”于是便结束了他那番冗长的宣讲。史密斯太太听到金泽林这最后的一声呼喊，猛地吃了一惊，她抓着饶丹梅的那只手，也不由自主地轻微颤抖了一下；接着，她又不由地以一种审视的目光看了一眼正欲退下祭坛的金神甫，心里不禁疑窦重重：维都斯拉河畔来的圣者？他怎么知道这句暗语？是出自偶然的巧合，还是……他到底是谁呢？然而，不管怎么猜测，她还是百思不得其解。稍加思索之后，她仿佛拿定了什么主意似的，回过头去对身旁的饶丹梅说道：

“阿梅，你先回家吧。”

“怎么？阿姆。”

“我要找金神甫做忏悔。”

史密斯太太的行动使饶丹梅感到惊讶。她已感到史密斯

太太情绪激动，她心想：这是为什么？难道是由于金泽林的宣讲使她感到恐惧？但她不是这样脆弱的人，在她的性格里更多的是冷酷和沉着。尤其是一九四八年以来，随着局势的变化，史密斯太太做了一系列应变的措施，她所了解的情况远远超过一个金泽林。金泽林的宣讲是愚蠢而夸张的，那么，她为什么这样激动？饶丹梅回过头去望着史密斯太太，想在她脸上找到一点答案。但是史密斯太太这时已经松开了拉着饶丹梅的手，走向了祭坛。……

史密斯太太这一举动，对站在祭坛上的金泽林神甫来说，其内心的激动与兴奋是最难以言表的了，但他还是极力地抑制住了这种情绪，在读了忏悔的经文之后，他缓慢而有礼貌地对史密斯太太说：

“尊敬的史密斯太太，请把您所想的向主忏悔吧。纯真的圣母玛利亚正在听着您发自内心的忏悔。”

“神甫，请您为史密斯先生祈祷，我在您的面前虔诚地请求至上的主，赦免史密斯先生的罪恶吧。”

史密斯太太这话使金神甫感到失望。他没想到史密斯太太是为她的丈夫来忏悔的，而这不是他所期望的。况且，一个女人为了自己的丈夫忏悔，那是极其繁琐的，她会喋喋不休地说些家庭的生活琐事。那么，就会使金神甫失去接近史密斯太太的机会。但是，做为一个神甫来说，教友的忏悔是向天主祈求报赎自己罪愆的纯洁而虔诚的行为，任何干预都是对天主的亵渎。于是金神甫不得不温和而严肃地说道：

“主会赦免史密斯先生的。”

“神甫，史密斯先生正处在一个难以解脱的困境。为了免除天国子民的灾难，他牺牲了个人的利益，将要留在这个灾难的城市，我祈求主为他赐福。”

“太太，您是说史密斯先生的玉和洋行要撤离这个城市？”

“是的，洋行的大部分职员要撤到香港。而有一部分仍留在这个城市，进行未竟的事业。”

“您是说，史密斯先生要代表洋行的权益，留在这个城市，等待魔鬼的降临吗？”

“是的。”

“主啊，赦免他的罪孽吧，但是……”金泽林神甫说到这里故意地停顿了一下。从神工楼的木格窗里望着满脸焦虑的史密斯太太，心里想：这讨厌的女人，怎么只想到她的丈夫，而不想到她自己呢？然后他接着说：“尊敬的太太，主会宽恕史密斯先生的，但是共产党这个恶魔是不听主的训示的，他们会做出违背天主意志的事情，那对史密斯先生来说，是极其不利的。”

“神甫，你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“尊敬的太太，史密斯先生所代表的洋行权益是符合天主教义的，对于天国子民来说是有益的。但是共产党并不这样认为，按照共产党的说法，外国洋行是残酷地压榨了中国人的血汗的帝国主义掠夺机构。”

“神甫，这是基利基督的心声吗？我从来没有这样认为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他所从事的洋行，拯救了这个贫穷的国家，向这个苦难

的、愚昧的国家输入了西方的物质文明，畅通了这个国家的经济交流，使这个国家得到了繁荣。”

“但也带来了枪炮、屠杀和经济上的掠夺……”

“金神甫！”史密斯太太厌恶地看了一眼神工楼的窗格，金泽林神甫正闭着两只细长的眼睛，脸上露出一丝奸诈的微笑。史密斯太太感到受了侮辱，她打断了金泽林的话说：“假如你不是在神工楼里说这句话，我会认为你是对西方文明国家的侮辱，这不是圣母玛利亚的心声。史密斯先生所从事的职业，有着扶持正义消灭邪恶的义务，这正象来自巴格达和波斯的商人，他们给耶路撒冷带去了物质文明，但也带去了波斯弯刀和巴格达的短剑。难道你忘记了耶稣的教诲，对待邪恶也要用剑来斩除？”

“尊敬的太太，您的心灵是善良的，但魔鬼总是把善良的心灵看成是可欺的。您认为用短剑和弯刀支持了正义，斩除了邪恶，而共产党却认为是支持了中国的内战；您认为在这个国家使用了枪炮，就象威廉皇帝东征耶路撒冷，驱逐了邪教徒而得到天国子民的赞美，但他们却认为是帝国主义的强盗行径。共产党对所谓帝国主义分子永远也不会宽恕的……”

“但是，神甫，你要注意，史密斯先生只是一个从事国际贸易的商人……”

“尊敬的太太，我的话还没说完。请您原谅，我说句不应该说的话。天主，饶恕我的妄言。史密斯先生尽管是共产党所不欢迎的，但还不至于威胁着他的生命。隐藏着极大危险的不是史密斯先生，而是您，史密斯太太，或者，恕我直言不讳地称呼您，尊敬的施馥秀教授……”

史密斯太太陡然变色，从拜团上站起来，厉声地说：“神甫，你的话是主对你心灵的启示吗？”

史密斯太太突如其来的动作，并没有引起金神甫的惊慌，他不愿看史密斯太太激怒的脸色，面对即将暴怒的这个女人，他显得格外冷静、谨慎。他收敛了在脸上瞬间出现过的冷蔑，似乎十分谦恭地站了起来，微微低了低头，用温和而又坚决的语气说：“尊敬的太太，正由于您的虔诚，感动了圣母玛利亚。我的语言如果有冒犯太太之处，也是我出于圣母玛利亚的感召。我想……”

“你想！你想让我把你的话告诉主教。”史密斯太太威严的语调似乎根本不容金神甫辩解——因为她认为金泽林神甫的辩解是虚伪的，恶意的，“你已经满足了你这个司铎的位置，你是想进神慰院，想以一个苦修士来结束你的一生吗？由于你侮辱了一个虔诚的教徒，你将得到你应有的惩罚！”

金泽林神甫的脸色骤然变得煞白。他非常清楚，站在神工楼外的这个女人说的话，绝不是对他的恫吓。只要她的怒气不消，然后在主教面前说上句话，那是可以免除他这个司铎的职务，把他送进神慰院的。金神甫想：那么，我将在忏悔中消磨掉我的一生，陪伴我的只是一个十字架和一盏黯淡的烛台。我的一切理想，都将付诸流水……这是多么悲惨的结果！金泽林极力地想使自己安静下来，但是始终压制不住内心突然骤起的恐惧。在史密斯太太的盛怒之下，他好象忘记了一个忏悔神甫所应有的神圣和尊严，忘记了自己是主的化身，竟然情不自禁地跪在了神工楼里。

“主啊，饶恕您的仆人吧！我不愿在至圣蒙难的日子里，

增加天父的悲痛。史密斯太太善意的责难，使我感到万分内疚。”金泽林用前额触了一下十字架，然后转向史密斯太太，声音凄哀地接着说道：“尊敬的史密斯太太，请您不要误会，我在主的面前绝不会有任何一句妄言。假如我忠于天主的良心，被您误解成罪恶，那么，我愿受到天主的惩罚。”

“那么，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？”

听到史密斯太太的语气已有了转变，金泽林紧绷着的神经立时感到松弛了下来，虽然他依旧跪在地下，但语音已不象刚才那么哀怜了。他讨好似地说：“尊敬的史密斯太太，我是从您的事业出发，才说那些话的。我衷心地要为太太的事业效劳。”

“为我？神甫先生，”史密斯太太惊讶地说，“我是一个外文系教授，是不需要神职人员做助手的。”

金泽林瞥了史密斯太太一眼，心里不由地骂了一句：“可恶的骚狐狸！少故意作态罢！”然而脸上却露出一丝微笑，他以一种谦恭又略有几分自信的语调说道：“尊敬的太太，我要效劳的事业，不是施馥秀教授的外文，而是史密斯太太或者是施若瑟女士的事业。”

“你？你是什么人？”史密斯太太以一种陌生的眼光打量着金泽林神甫。

“我么？尊敬的太太，我是寻找救赎这个苦难世界的‘维都斯拉河畔圣者’的人。”

“你到底是什么人？是谁让你来找这个‘圣者’的？”

“尊敬的太太，我要向您说明我的身世，但不是在这里，我期望你给我一个适当的时候。我现在只能说，我是个与共产

党有着不共戴天仇恨的人。这不仅因为他们 是唯物主义者，正象教宗庇护讲的，唯物主义与宗教是水火不相容的，而是我的父母——天主祐护他们的灵魂——都是被共产党杀死的。如果说我过去曾向共产党投过匕首，而今天，我向天主发誓，我要用我的长剑刺向共产党的心脏。我要在您，尊敬的史密斯太太的指导下，完成这个神圣的使命。太太，您不会认为这是我的妄言吧？”

金泽林的一番话，确实使史密斯太太感到有些意外。在史密斯太太眼里，金泽林是个小人物。虽然史密斯太太知道金泽林神甫和军统、中统都有些瓜葛，但她从未听教区主教说过他。而根据最近梵蒂冈驻南京公使与盟国战略情报局签订的一次协约，教区主教和史密斯太太交换情报人员情况时，主教提出的名单中，也未提出过金泽林。那么，他究竟是个什么人呢？这确实使史密斯太太费解。史密斯太太想：“凭着这么一个小神甫，怎么能了解我所从事的不公开的职业呢？”尤其使史密斯太太惊讶的，金神甫怎么会知道她在太平洋战争之前所使用的代号和接头的暗语？因此，史密斯太太面对着跪在那里的金泽林神甫，产生了一定程度的怀疑和兴趣。但史密斯太太依然是冷静的，她毫无表情地淡淡地说：

“神甫，你说的要为我的‘事业’效劳的话，可能是你的怀疑和误会，是没有任何价值和意义的。”

“太太，我衷心地请求您，能赐予我一个机会，让我说明原委。太太，您认识一个叫宫本直三的人吗？”金泽林依然低着头，象是在祈祷。

“是个日本人吗？先生，请原谅，我不认识这个人。”

“啊，啊。”金泽林虽然没看史密斯太太的脸，但从她的声音中，可以听出她的话是虚假的。史密斯太太口气虽然是冷淡的，但金泽林却已敏感地听出史密斯太太心中隐藏着的激动。金泽林心里不由涌起一股难以掩饰的兴奋：“谢谢天主，总算打开了她的心扉。”然后他似乎打定了主意，突然抬起头来，以一种不容置疑的口气说道：“太太，我斗胆地说，您是认识宫本直三的。”

“认识与不认识，与我有什么关系，又与你有什么关系？”

“宫本直三与太太有什么关系，我不敢多问。但是，我可以从他那里说明我的一切。”

“那么，你是谁？”史密斯太太又一次问道。

“我，一个神甫，一个想为你效忠的仆人。”

“仅仅如此吗？”史密斯太太的语气中分明包含着疑惑与期待的神情。

“不，太太，今年年初，宫本直三介绍我认识了一位先生，这位先生让我找到‘维都斯拉河畔来的圣者’，让我为她服务。”

“他是谁？”

“太太，请您原谅，在这个地方不适宜说出这位先生的名字。请太太确定个时间和地点，我会讲清一切。”

“神甫，按天主的意旨，你还需要象基利基督那样能够忍耐。你什么时候讲你的一切，天主会做出安排。”

“谢谢您，史密斯太太。我将永远为史密斯先生和太太祈福。您的话，我感到极大的荣幸，感谢天主给了我再生的机会。”

史密斯太太似乎已不愿和金泽林神甫再说什么了，念了几句感谢天主的经文后，她就匆匆地从一个侧门走出了教堂。

到这时，金泽林神甫才终于长长地舒了口气，他仿佛有些难以按捺自己的激动和兴奋之情，竟然神经质似地跪在地下大喊了起来：“至高无上的主啊！这是多么可怕而又幸运的开始啊！我总算打开了史密斯太太这个大门。但究竟是幸福的开始，还是灾难的开始呢？主啊，给予我灵感，给予我勇敢，祐护我至诚的灵魂吧！”

二

饶丹梅没有马上离开教堂，她与另外几个教友跪在远离祭坛的圣水盆边做着祈祷。她心存疑窦地不时望着在神工楼前跪着忏悔的史密斯太太，对史密斯太太今天异常的神情，她深感奇怪。按照史密斯太太一向傲慢的性格分析，她不会把金泽林这个小神甫放到眼里。虽然史密斯太太是个虔诚的教徒，表面上对任何一个神职人员都是尊重的，但是要她无所选择地把自己心灵深处的隐私向一个小神甫进行忏悔，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。多少年来，史密斯太太除了向教区主教做忏悔之外，饶丹梅这是第一次看到她向金泽林这样一个小神甫进行忏悔。饶丹梅出于好奇，跪在圣水盆边，一直想着看个究竟，但事实上这几乎是白费的。失望之余，她轻轻摇了摇头，立起身来正要走出教堂，一个看大门的执事，走到她的身旁说：

“饶小姐，您是等着做神工？”

“不，我等我的阿姆。”

“外边有个人找您。”

“是教友吗？”

“不是，是去年来教堂找过您的那位先生。”